



白氏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
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犯名成策目七十五
問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二二
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為四卷命曰
策林云耳

白氏策林目錄

卷一凡二十六道

一策頭二道

二策項二道

三策尾三道

四美謙讓

五塞人望歸衆心

六政必成化必至

七不勞而理

八風化澆朴

九致和平復雍熙

十玉澤流人心感

十一黃老術

十二化速成

十三號令

十四辨興亡之由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十六議祥瑞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十八辨水旱之災

卷二凡十七道

十九息游墮

二十平百貨之價

二十一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二十二不奪人利

二十三議盜法之弊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二十五立制度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二十八尊賢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三十審官

三十一大官乏人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遲速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三十四牧宰考課

三十五使百職脩皇綱振

卷三凡十九道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三十七決壅蔽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四十三議兵 四十四銷兵數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四十七御功臣 四十八禦戎狄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五十議守險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五十三議肉刑 五十四刑禮道

卷四凡二十一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八去盜賊 五十九議赦

六十救學者之失 六十一黜子書

六十二議禮樂 六十三訟革禮樂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六十五議祭祀

六十六禁厚葬 六十七議釋教

六十八議文章 六十九採詩

七十納諫 七十一去諂佞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七十三養老

七十四睦親

七十五典章禁令

白氏策林卷之一

一策頭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宋雲廷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當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豈不以臣不受死雖鄰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徵臣



原件短缺

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
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
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
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彈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
之道乎惟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恩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
則朝聞夕死足矣而況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
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
是以重徵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
求之心是以覓王旒讀金策慙惶僂俛不知所裁者久

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問自懋建已下皆
疊策問中事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
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
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
難而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大平之風大同之
俗如運掌耳豈止化流撲復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第
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既獲二成君之祿已受一命
雖天地不求仁於藹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惓惓之

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之恩詳延
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
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瞽
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升平
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
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瀆聖覽
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務尋策問
事述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非
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
之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之亂且危者
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
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
人夕惕而脩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為理以
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納下言樂聞
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
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
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

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
狄猶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
乎日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
不息也勤恤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
何所述焉伏以聖聰貴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

在慎言
勤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
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
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
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邇者乎若言

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
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
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顛顛
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
事不浹旬而聞於華夷盖是非之聲無翼而飛
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
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
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敬
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
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
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
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大小之應其猶影
響矣然則天下之至廣王化之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
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
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
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
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
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持
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
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
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
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
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
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

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
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
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
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
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
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
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
之心也以已欲爲欲拂百姓以縱一人之欲也苟或心
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
宵衣旰食勞體厲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有文
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
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
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
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
則不設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
舍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
嘗曰朕雖不及乎古人然亦未嘗不以百姓之心爲心
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
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化澆朴

由教不
由時

問世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寢衰君臣凌替蠶食瓜剖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矣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

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資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朴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

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優深則庶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民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脩葺之

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也
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
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
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
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
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
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
愛物鑿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
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開房
杜之讜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
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
之則天下雍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在怨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已
矣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為
以及天下者也故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
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
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
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
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後輕矣念

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高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

理焉昔宓子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北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淨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

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
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
齊矣此則煩簡運束之效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

令一則行
惟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
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號令既行而心猶
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
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
一則同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之心各異
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也故
聖王重之然則令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於
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
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
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
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
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
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
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

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
 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
 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
 五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見而人不
 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脩以法自理慎其所好
 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貢於下者必先禁於
 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
 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
 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
 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謂是也如

此則何憂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
 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
 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
 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
 惡善不積不能勃然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
 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
 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

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
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
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體上
天不息之道以脩己法下地不動之德以安人脩己者
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凜乎若馭
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
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
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
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為而不用三王
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
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
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
帝憲章三代替質文忠敬大備於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
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何如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
者無為無為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
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
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

於人人道至善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真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

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其循環然其或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貴貝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益又下衰迫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弊之入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為已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汰僂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出九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

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辨妖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
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抑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
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
祥彘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八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
吉凶或潛在人將休咎不必而其道微戒之徵安在改悔
之效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為無
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妖

孽生而後邦喪非禎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

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是則昏聖為祥孽之根妖瑞

為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

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

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將興將廢

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

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

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

此則轉亂為治變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

高宗不聰飛雉御嫌名鵠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於心

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鼎耳之異自珍
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
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於物宋景列國之常主
也有一言之感亦真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
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
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
懼誠之不至是明休咎皆在德吉凶皆在人矣失君道
者祥反成妖懼天鑒者灾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
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
穀熟萬民安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

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賊盜自息田野漸開此之
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
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騰不藏徭役
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
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
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
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
何則隱見出處亦不爲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
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知帝王之疑明天
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

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入財耗費既貧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天思欲銷六極致五福歐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綢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

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若人君內
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
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嘆興焉是以君
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
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為凶短為
析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
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
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天闕而不遂
木石草蟲之怪皆揉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
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

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疹 寢加衆或
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憂於是救之以廣利
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言變為樂變病為和惠化
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口者察其本善理疾者
絕其源伏惟陛下欲舒人之憂正元念憂之所自欲救人
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必死之則人憂自彌也知
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臣以申之以救療之術則
人易康寧詎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
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始五福待此而作如是
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為休咎一代之鄙夫之大臻

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

明存結
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也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而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曰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凶饑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回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一運小者由人由人者

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旅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良者耶内外臣

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下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
歛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
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之也又洪範
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義亦水旱應之然則
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脩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已之
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
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
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爲萬乘
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
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

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
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
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
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盖陰陽之
定數爾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
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特在乎廩積有常
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
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
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
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盖是謂矣斯亦

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且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是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糶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而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

資爲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祭山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徒步脩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畜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敬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策林卷之一

白氏策林卷之一



